

# 关于佳士斗争的十个谎言与十个事实

[佳士工人声援团](#)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2023年8月22日，博闻社记者向佳士工人声援团提出采访请求，希望我们回应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近期对声援团的质疑。声援团按时准备了回复，但由于博闻社负责人韦石**拒绝承诺完整如实地全文刊载我们的回复**，我们决定不接受采访，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布回应内容。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我们驳斥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用以攻击声援团的十大谎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起底了自由派污蔑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拥戴薄熙来任总书记的无耻谰言。

早在2008年我党成立之初，就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内把持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及追随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精英分子、《零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是我们的敌人。针对我党的谣言决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自由派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刻骨仇恨和极度恐惧自觉炮制的产物，证据如下：

所谓我党奉薄熙来为总书记的谣言，最早出现在2009年11月1日刊印的香港《开放杂志》上，作者是汪海涛。近几年才转向左翼的青年同志对这两个名字可能感到陌生，不妨通过下面揭露出的事实，了解它们都是些什么货色。

先来看看劣迹斑斑的反共媒体《开放杂志》。它从成立以来就“坚持批共反毛立场”，聚拢了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为其写作。刘晓波臭名昭著的“三百年殖民地”论，就出自于杂志主编金钟的采访；我党点名批判的《零八宪章》，就在该杂志同时经营的“开放出版社”出版。反共旗手金钟不仅抹黑毛共十分卖力，倾轧同伙也毫不手软，甚至**因为个人私利污蔑另一个自由派胡志伟是“共谍”**。

再来看看政治投机老手、谣言制造专家汪海涛。2000年，自由派凌锋指出《开放杂志》的民运汪海涛就是**被方舟子打假的“基因皇后”陈晓宁老公、博宁基因生物工程科技公司董事长汪海涛**，两个是同一人。同时还揭露**汪海涛本是军队高干子弟，贪污入狱又假释；然后去美国陪读，八九民运公开退党；后来嫌民运挣钱不够，又跟老婆回来搞爱国生意。真是百毒俱全！**

**我们现在向汪海涛和《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提出直接的公开挑战：**

**拿出清楚的、明确的、经得起核查的事实证据来，证明你们所谓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拥戴薄熙来任总书记”的谣言。**

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自由派癞皮狗绝对不敢回应，必然要逃避我们的挑战，装成死狗。哪怕我们发动群众从一切联系渠道把本文发给他们，金钟和汪海涛也必然会像李志绥一样装成聋子瞎子，直到滚进棺材里。

汪海涛的造谣文章在《开放杂志》上发表后，法轮功媒体“大纪元”、“阿波罗新闻网”和王丹的“北京之春”率先全文转载，其他境外媒体也纷纷沿用汪海涛的说法，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性，一致采纳这个靠政治投机、商业炒作起家的资本家的一面之词，哪怕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所谓我党拥戴薄熙来为总书记的谣言，来源明明很好查实，然而除了谣言出笼次日几个网站全文转载外，后续在报道中截取引用的自由派媒体没有

一个敢指出原文出处，生怕谎言被当众揭穿。自由派口口声声说新闻要客观中立、平衡报道，但实际上毫无顾忌地造谣，像害怕被火焰灼伤一样害怕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金钟曾自供称自己1979年评《清宫秘史》为刘少奇翻案，“带着为修正主义翻案的志向跨过罗湖桥”，“发表过多篇赞扬赫鲁晓夫的文章”，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者一切重大问题上跟着资产阶级走，连这样的地摊谣言也照单全收是毫不足怪的，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被蒙蔽的群众应当认清真相，拒绝信谣传谣，不要再被自由派牵着鼻子走了。

我们必须牢记列宁的教导：

**“资产阶级记者恬不知耻地撒谎，他们从不举出一件确切的、清楚的、经得起核对的事实。”**

**“工人们被资产阶级报纸上这种汪洋大海般的谎言所包围，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为真理而斗争，学习辨别谎言，屏弃谎言。”**

**“工人如果不是无情地同涉及党的一切谎言作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要揭露谎言，就必须查找确凿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核对，并且要好好考虑经过核对的东西的意义。”**

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妄想用谣言恐吓群众远离党，觉悟的工人对这些嗡嗡叫的苍蝇只有仇恨与蔑视。无产阶级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也要靠笔杆子用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的舆论。我们在此向一切愿意支持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佳士工人声援团的同志发出号召，请在最大范围内转发本文并揭露反动派的谎言。凡是汪海涛和《开放杂志》出现的地方，都要拿出本文抓住它们公开对质。

注：本文发布以后，《开放杂志》网站悄悄删掉了汪海涛的[造谣文章](#)，如我们所断言的那样装成了死狗。我们早已预料到自由派会耍这种欲盖弥彰的可笑把戏，因此在8月23日就对该网页进行了[存档](#)。《开放杂志》的愚蠢操作确凿无疑地证明金钟和汪海涛必定看到了我们的这篇揭露文章，但却不敢有任何公开回复。

《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同时也是另一家自由派媒体《光传媒》的[顾问团成员和专栏作家](#)。在金钟的指使下，护主心切的《光传媒》打肿脸充胖子，不仅[替博闻社记者发表了其署名“张鸣”的“报道文章”](#)，而且为了把水搅浑转移视线，继续[发文诽谤攻击](#)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觉悟的工人应当认真分析这种不可多得反面教材，好好思考自由派为什么必须把乌有之乡和“自由社会主义者”都说成左派，为什么必须撒谎称佳士工人声援团不再支持群众维权运动，为什么必须极力否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存在。因为如果不战胜自由派的谎言，就永远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奴役。

## 关于佳士斗争的十个谎言与十个事实

### 谎言之一：

佳士工人运动没有领导者，或领导者是岳昕，或领导者是贺鹏超和北大马会，或领导者是“境外左翼大佬”。

## 事实：

佳士工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佳士工人声援团的参与者绝大部分都是组织成员。证据如下：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2019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认罪视频文字整理》](#)中明确提到郑时友说：“**我加入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2019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认罪视频”细节公布|污蔑终将被破除》](#)中明确提到沈梦雨说：“**佳士事件中被捕工人是组织成员，自己前往坪山也是组织安排，目的是营救被捕队友。来到现场的，除了极少数，都是组织与组织发展的成员。**”

郑时友是 2016 年选定佳士厂和齐心厂作为斗争阵地，安排先进工人进入佳士厂的组织策划者之一。梁晓刚是声援团驻地和游行集会现场的负责人，李展是佳士工人冲击燕子岭派出所的示威现场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在一线融工多年的我党同志。沈梦雨和米久平、刘鹏华、余浚聪等佳士工人也早就是组织成员，这些公开出面活动的同志都受党的秘密领导，通过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斗争。时代先锋网是顾佳悦在我党领导下创办的鼓动平台。青鹰社工机构和北大马会等高校左翼社团只不过是党领导的合法群众组织。贺鹏超不是什么领袖，他和其他人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曾因对暴力革命不坚定被组织批判**。岳昕是外围积极分子，是“被指派去”声援团的，她早已恢复自由，现在在北京微澜图书馆工作，即便她本人也会断然否认自己是佳士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质疑的人可以去问她。

佳士斗争的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活着，只是因为专制政府的言论审查，因为警察禁止他们说话，所以无法公开出面澄清事实。**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正是在警察的保护下诽谤攻击佳士运动，抹杀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存在。**

## 谎言之二：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拥护薄熙来或习近平的保皇派；佳士运动是不反对政府的合法的改良主义运动；佳士声援团被警察渗透了。

## 事实：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自 2008 年建党之初起就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从未改变过，我们和资产阶级专制政府你死我活，和习近平水火不容。2009 年重庆黑山谷会议之前，[BBC](#)，[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外媒都明确在报道中承认我党是号召人民起来造反的**反政府的非法组织**。2009 年 10.15 重庆黑山谷反革命事件后，[臭名昭著的军队高干子弟贪污犯](#)、[曾因炒作陈晓宁事件被打假的美国资本家汪海涛](#)以为我党党员都被抓光了，觉得没有人能揭穿他了，开始肆无忌惮造谣，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在一家[劣迹斑斑甚至连自己人都诽谤](#)的香港右翼小报《[开放杂志](#)》上发文，[声称我党拥戴薄熙来任总书记](#)，信誓旦旦的样子好像他就藏在薄熙来办公桌底下一样。我党一贯仇视整个资产阶级，反对走资派薄一波，又怎会寄希望于反动的走资派二代？汪海涛这条癞皮狗一造谣，其他自由派媒体和机会主义者立刻纷纷转载、传谣，

这帮无耻之徒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谎言，[我党党员刘一平则冒着再次被捕的风险于2010年1月公开辟谣](#)，指出我党和薄熙来是**敌我矛盾**，并且我党从未设立过“总书记”这个职务，更不可能推举薄熙来任总书记。除此以外，声援团官网公布的认罪视频文字版里多次提到我们主张“**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这是只要眼睛没瞎就无可否认的事实。

佳士工人从一开始就藐视资产阶级法律，示威游行冲击警察局，事实上展开了非法的政治斗争。但如果我们在佳士斗争期间就直接提出武装斗争口号，不仅得不到群众理解支持，反而会导致大批工人同志立刻被捕。当时恰恰是一个[假扮成富士康工人的特务用手机偷偷录音录像](#)，想诱导我们说出反政府言论，以便警察定罪。从广州读书会事件到佳士工人运动，我们表面上装作不反政府，完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内容，用这种策略尽可能扩大斗争影响力，即如贺鹏超所说“**去年张云帆这些人的事，实际上是密谋策划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却把它宣传成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学马克思主义却被打压。**”只有当斗争告一段落，组织彻底转入地下之后，我党处境较为安全，才有了条件公开宣布自己的存在和主张。

[博闻社曾经发过一篇文章](#)，里面不仅歪曲我们的原话，还提到某“分析人士”认为佳士声援团公开宣布中毛共的存在说明管理员账号可能被当局控制了，还有某个所谓的“左翼学生”说这是佳士电报群被警察高度渗透了。这显然还是自由派在造谣，是想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混淆起来，污蔑共产党等于法西斯，妄图否认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中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恰恰是这些造谣我党是网警的自由派最希望专制政府把我们一网打尽，好维持他们的谎言免于破产。任何一个有起码判断能力的普通人都看得出我党的存在本身就是专制政府绝对不能容忍且极度恐惧的。相信这种谣言的人，应该先解救一下自己那个被当局控制了的大脑，清洗一下被资产阶级渗透了的思想。

### 谎言之三：

佳士工人声援团是境外势力。佳士运动是一场民主主义运动，目标仅限于组建工会，无条件地与外媒和自由派合作。而今天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则反对群众维权斗争和民主运动，背离了佳士斗争的路线。

### 事实：

新华社对佳士工人运动是由西方非政府组织支持的香港“劳动力”资助的污蔑，当时就已被声援团和[“劳动力”](#)驳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佳士工人声援团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与任何国家的政府或资本都没有任何关系。佳士斗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是民主主义运动，**我们的目标是在政治上打击资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发展革命家组织，是为了导向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某些改良。建立工会等具体诉求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而只不过是服务于目标的手段。我们是否接受外媒采访，取决于这样做在具体条件下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以及能否在反动报刊上自由宣传革命思想。民主主义运动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我党一贯支持小资产阶级群众去反对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所以我们支持 Metoo 运动、香港反修例运动、蒙古族反抗民族压迫运动和市民解封运动等各种维权运动，因为在这些场合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共同的敌人。但在支持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同时，我们决不放弃在理论上对民主主义的空想性、不彻

底性乃至反动性的批判。而当小资产阶级开始捍卫他们相对于工人的私利，如占有知识技术的特权等时，无产阶级就必须坚决反对他们。

### **谎言之四：**

佳士运动是违背大多数参与者的意愿进行的，工人学生是被裹挟、强迫着参加的。

### **事实：**

2018年7.20斗争前，组织在米久平家中开会，参与斗争的佳士工人绝大部分参加了会议。**经过民主讨论，所有人一致同意发动公开斗争。**声援团的所有参与者都是**自愿加入，自愿服从组织决议，并且随时可以自愿退出**，只要他们不向警察提供其他同志的信息。无产阶级既没有枪也没有钱，更不可能暴力胁迫或花钱收买，除了争取思想上道义上的认同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动员某个人参加革命斗争。

### **谎言之五：**

佳士工人声援团领导者发动斗争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和政治投机。

### **事实：**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发动佳士斗争的直接动机是回击警察恶棍逮捕镇压先进工人的挑衅，根本动机是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启发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为未来的阶级斗争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野心家和投机分子从未取得过我党的领导权，他们早已在运动中吓破了胆，纷纷向政府投降，被斗争清洗得干干净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忠诚只属于革命事业，属于工人阶级，绝不属于某些个人。所以不论警察抓走多少“上层领袖”也无法消灭我们的组织，因为我们是靠革命信仰凝聚起来，决不会因为损失几个领导者就瓦解。

### **谎言之六：**

佳士工人声援团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已经被警察彻底摧毁，一网打尽了。

### **事实：**

撰写这篇文章，回击反动谣言的就是佳士工人声援团，就是杀不绝、抓不尽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 谎言之七：

佳士斗争过去几年来，左派或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 事实：

当今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及其革命主张的真诚拥护者，其他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伪装成左派的资产阶级政治骗子。那些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国，在疫情中支持清零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民族主义者，是十几年前的“保党救国”派的继承者。那些支持乌克兰和共存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十几年前的“联右反党”派的继承者。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左派内部分化，只不过是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伪装成左派罢了。

## 谎言之八：

贺鹏超乱搞男女关系，被捕时没穿衣服，跟几个女同志睡在一张床上。

## 事实：

这是警察自觉炮制出来的谎言，并授意那些投降政府的机会主义者到处传播。无耻的投降派和投机分子们在传播过程中添油加醋，衍生出了多个版本。贺鹏超是2018年11月9日晚上在北大南门外的街道上和宗扬一起被捕的，身边没有别人。类似的黄色谣言还有不少，就一句话：谁造谣，谁举证，没有证据就闭嘴。拿不出任何证据却仍然要造黄谣的人都是些嫖客妓女，自己脏所以看谁都不干净。任何觉悟的工人都不会相信这种空口无凭、充满意淫的黄谣。

## 谎言之九：

岳昕是北大 Metoo 运动的领导者。

## 事实：

北大马会领导和推动岳昕发起了 Metoo 运动(沈阳性侵案信息公开)。岳昕受到校方压力后严重退缩，后续反对学校约谈的联名信为北大马会所写。北大三角地声援岳昕的大字报是我们的组织成员贴的。此事可向岳昕求证。

## 谎言之十：

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等占有知识技术，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雇佣劳动者是无产阶级。

## 事实：

在私有制社会里，从事复杂劳动所需的知识技术是必须用金钱购买的商品，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教育培训上才能获得，而无产阶级及其子女一无所有，没有钱和时间买这种商品。工人阶级事实上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只要社会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教育公平，而资产阶级总要拼命证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可能普遍地接受高等教育，占有知识技术，从事脑力劳动；同时污蔑工人阶级之所以没有学历、技能、文凭，不得不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是因为工人自己不努力读书学习。

资本主义社会承认知识技术是私有财产，占有更复杂更高级的劳动能力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所以表现为简单劳动的倍乘，正是因为简单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社会过程中转移给了复杂劳动者。机会主义者鼓吹脑力无产论，把工人贵族说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为小资产阶级能继续从无产阶级身上吸血作辩护。